

作家回忆录

忧伤的世界

王西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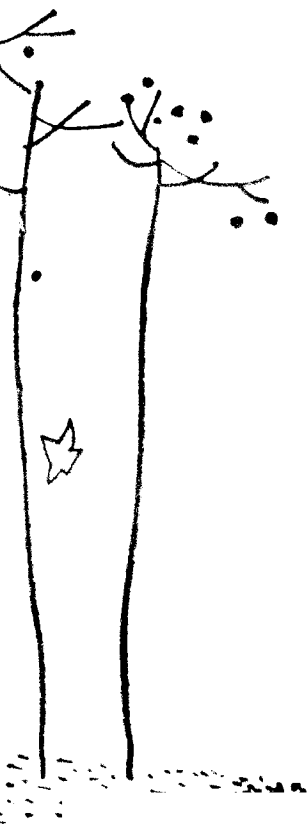
DE80/18

作家回忆录

忧伤的世界

王西彦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邵秉坤

责任编辑 李庆西

忧伤的世界

王西彦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插页3 字数127,000 印数00,001—678005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157 定 价：0.78 元

自序

早年读高尔基的《童年》时，对那里面所描写的一些悲惨的人和事，曾经有过很大的激动。出自作者笔下那一群悲苦不幸的人，如象瞎眼的老匠人，外号叫做“兜里装着死鬼”的傻子乞丐，蓬头散发，喝得烂醉，总是时而唱着猥亵的歌子，时而哭泣着叫喊“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哪儿呵”的放荡女人，还有经常挨男人毒打的外祖母和舅妈，总是不断地重现在我的梦境里。我对这些人物不仅并不陌生，还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罗曼·罗兰曾经以很大的热情称许《童年》，认为在俄罗斯文学中，他还没有读过比《童年》更美好的作品，作者也从来没有如此成功地掌握他的写作艺术。在高尔基的作品中，我也比较喜欢包括《童年》在内的三部自传体小说。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被感动，倒不完全是由于作者高超的写作艺术，更重要的是它里面的那些人和事跟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很有些相似，往往因此沉溺在对往事的回忆里。

有一个时期，我曾热衷于阅读一些回忆童年生活的作品，读到了不少对童年的赞歌；那些作者，往往把童孩时期描写成既没有忧伤也没有哀愁的欢乐世界。但在我的童年里，却偏偏几乎没有欢乐，只有忧伤和哀愁；有时虽然也好

象是在欢笑，实际是以忧伤供逗乐，情形正如高尔基在《童年》里所写的：

由于生活的穷苦贫困，俄罗斯人大都象小孩子似地喜欢拿忧伤来逗乐，拿它来玩弄，不因成为不幸的人而羞愧。在无穷无尽的劳作里，忧伤就是节日，闹火灾就是逗乐；在一无所有的脸上，连伤痕也成为点缀。……

当我读到这里时，每次都要掩卷沉思。不愉快的童年，使我接触到很多令人忧伤的场面，窥看到不少当时农村社会里的阴暗角落。因为出于一个童年和少年人的眼睛，我相信自己的见闻可能比较接近真实。据叔伯辈的人们说，我从小就很少流泪啼哭，无论见了悲惨的事情也好，自己受了委屈也好，总是默默地忍受。其实，何只是这样呢？细细回想起来，我还的确有过以忧伤供逗乐的情况，而且也不单只我一个人这样做。后来我读到一位外国诗人的名句：“有些人们的一生，就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和难以达到的欢乐的一瞬。”我就想，既然痛苦是难以忍受而欢乐又是难以达到的，那么，除了以忧伤来逗乐，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因此，我就起意把那些折磨人的记忆移到纸上去，用来减轻心灵的重压。收容在这个集子里的二十篇回忆文章，就是实践这个意愿的结果。

可是，把过去的同类作品搜集起来一看，连自己也吃了一惊。原来最早一篇《金狗和黄龙》竟写成于1935年，已经是近五十年前的事，当时我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看起来，虽然起意要写，决心却显然并不大，所以往往隔了好

久才写一篇，只是到了最近一两年，情形才有所改变。这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约在两年以前，有个出版社要编印一套叫做《作家的童年》的丛刊，编辑同志热情邀我参加，我欣然同意了，却一时交不出稿子。后来经不起催促，只好求助于过去的旧报刊，抄了几篇联缀在一起，算是交了差。一个人的记忆，有如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最喜欢挖掘的家乡的红薯，你只要拉扯起一头，就能够牵连出一长串。就在抄选这些旧作的过程中，实在已经很遥远了的记忆竟然纷纷复活，争先恐后地涌现在脑子里，迫使你把它们记录下来。自然，一件工作既然开了头就应该有个结束的想法，也是对我的有力督促。

人们常说，人到晚年，对待周围的事物就会有一种比较豁达的态度，对已逝的岁月更加理解，回忆往事时也看得更加真切；甚至有人说，到这时候和过去也更加接近。我当然希望自己也能如此，也能以同样的态度看待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可是，很快就发现原来这是一件不易做到的事情。我想，当心存宽容的读者读完这个集子时，恐怕也很难看出我这种努力的吧？即使在近期所写最后几篇里，对发生在遥远过去的那些人和事，我自己的确是力戒白居易《观儿戏》一诗中所说的“童叟饶戏乐，老大多忧悲”的情形，想要写得心平气静些；无奈事与愿违，写成复看，字里行间依然处处泄露出无法掩饰的悲愤。前面所说的那种以忧伤供逗乐的做法，既是出于忧伤过重；现在这种对已远逝的岁月也仍感压抑的情绪，自然只能归因于自己的过分执着了。这使我又想起《童年》里的另一段话：

小的时候，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蜂窝，各式各样普通的粗人，全象蜜蜂似地把生活的知识和思想送进蜂窝里来，他们尽自己所能做到的慷慨大量地丰富我的心灵。这种蜂窝常常是肮脏而带苦味的，但只要是知识，也就是蜜。

不错，情形确是这样。心理学家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重要时期，它将影响一个人性格的形成甚至他所选择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承认自己缺乏分析的能力。但曾经出现在我童年和少年生活里那些不幸的人们的音容面貌，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并不曾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如果把一个人的经历比喻作读一本人生教科书，那个遥远的过去就是这本教科书的最初章节。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把自己想象成蜂窝，但实在无法否认那里是漫长的人生道路的起点，我仗着当时学得的一些知识才能继续举步。即使“常常是肮脏而带苦味的”，不也仍然是蜜吗？因此，我就索性把这个集子如实地定名为《忧伤的世界》。分明是从那个世界里走过来的，为什么要回避它呢？

不待说，我是怀着对家乡的热爱来写这些回忆文章的。我始终认为，创作的源泉就是对乡土、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写童年生活，也就是写自己的家乡，抒发对家乡的感情。我的画面诚然有些悲凉，但记录阴暗的昨天，总是为了寄希望于晴朗的明天。我愿意承认，在写作这个集子的某些篇章时，的确含着满眶热泪。在我的父兄叔伯和婶嫂姊妹中间，几乎全都靠着可悲怜的宿命观念来忍受无穷的苦难。但我深信，只要人类存在，他们终将仗着自己的努力，挣脱精神上

的枷锁，实现改变命运的夙愿。

不无遗憾的是，尽管我力求记录的真实，由于写作的时间延续得过久，执笔时的环境和情绪又不尽相同，再加上记忆的容有疏误，不可能做到毫无差错地复现过去。也由于同一原因，作品的风格和写法，也留有明显不够统一的痕迹。有一位外国作家在回答“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时说：“不愉快的童年”。我的童年远不是愉快的，却直到晚年才能来编选这份记录，内心的怅惘几乎非言语所能形容。唯一可以自慰的是，迟做总比不做好，我毕竟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把这个对自己来说是颇感亲切的集子呈献在读者面前了。如果读者能从这些粗略的记录里体察到作者一颗热烈跳动的心，就足够使我输出自己虔诚的感激。

王西彦

1983年10月31日 上海

目 次

自 序	1
义 父	1
私塾师	7
朱兰姑母	16
神·鬼·佛	23
狐狸精	34
浪 子	46
八 妹	60
黄杨木	68
住祠堂角的人家	79
迎 灯	87
草台戏	96
拾枣残	105
燕子的悲喜剧	113
金狗和黄龙	121
斗 牛	129

老坤和小孀妇	141
贼骨头	148
宪兵队长和书记官	155
白兔精转世的	167
蛟和龙	174

义 父

乡下小孩子，凡是生辰八字和亲生父母相克的，多认一个孤零无依的人做义父，说是可以消除灾祸；或是生辰八字注定难于长大成人的，也多认一个孤零无依的人做义父，说是表示卑贱不重视。所以给人做义父的人，照例总是一些漂泊贫穷的不幸者。

我的义父也是一样，他是一个褴褛孤苦的看庙人。

庙就是西竺庵，当时国民小学的所在地。我最初上学的时候，老祖母和母亲哄我说：“去吧，到亲爷家里去，亲爷给你预备着薄荷状元糕呢。”我们乡下管义父喊作“亲爷”，自然是一种尊敬的意思。我听了这话很高兴，因为义父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我喜欢到他家里去，吃他给我预备着的薄荷状元糕。

可是到学校里一看，却使我大失所望了。我发现义父实在是一个和乞丐一样的穷老头子，他住的房子里摆着几只大尿桶，他的床上挂着一条鱼网似的破烂帐子，人走进去，就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臭气。有太阳的日子，他常常坐在阶石上，当着阳光，脱下褴褛的衣服，袒露出骨瘦如柴的上身，偻着腰背捉虱子。他吃的东西也往往是发臭的，有一次我竟然看见他在吃一碗挤满米米虫的豆酱……

这难道是我的“亲爷”吗？他为什么会这样穷困呢？

我曾经询问过老祖母和母亲，不过她们回答很简单，大致说，我的义父是邻县东阳人，原来是有家有室的，在一场巨大的灾难里家破人亡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漂荡到外地来。年轻时依仗一份高明的手艺，曾经在附近一个小镇上开过一片小小木器店，还娶来一位颇有姿色的年轻寡妇；谁知道有一天他到县城里去赶市，回来竟发觉妻子已经卷逃无踪了，在一种完全测不及防的灾祸里，失去了几乎全部财产和全部对幸福的期望。他简直疯了。他抡起斧头，劈坏了所有自己手制的桌椅器皿，丢掉店房，从镇上失踪了。但在几年之后，正当人们将要把他淡忘掉的时候，他又回来了；不过他已经衰老了，头发花白了，腰背佝偻了，言语含糊不清了，举止也颤抖迟钝了。人们可怜他，刚好那个庙子里看庙人死了，就让他填了那个缺。于是，他耕种着寺庙附近几丘寺田，有时更掬起斧头锯刨给左近一些人家修理猪圈和牛栏，生活在人们的施舍里。而且，他开始认真吃起长斋，念起佛来了。

这时我毕竟还年少，老祖母和母亲这种简单的叙述，并不能使我感到人世间深广的悲哀。不过，仿佛也因此很忧郁，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位义父，决不是什么光采的事情。穷困的人总是被轻视的，即使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已经有了这种认识，并由这种认识带来了对义父的怜悯。甚至义父那张口喙打皱的脸孔，对我也不再是可亲的了。

然而，义父终究是义父，他和我之间有着一一种隐秘难解的关系。到国民小学里去读书时，他往往会把我喊到他腾着浓重臭气的房里去，从那褴褛污秽的床上，摸出一块糕饼或

是一个梨子，颤颤地塞到我手里，要我当场吃下去。“吃，快吃，当心给别人看见！”他说。这对我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情，因为我立刻想到爬动在他那褴褛污秽的床上的虱虱，想到他吃挤满米米虫的豆酱，就仿佛闻到他塞给我的赠品上的臭气似的；不过我还是把它吃掉了，竭力不露出厌恶和勉强的神色，同时心里也毕竟充满感激的情绪。

由于种种和这相类似的事情，越益使我对义父的穷困感到难堪了。有时，在家里，义父来了。他一来就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向老祖母和母亲夸奖我读书的聪明；于是老祖母和母亲就到厨房里去端出一碗上面堆满菜肴的饭，不然就是一壶酒。看见酒，他的眼睛就发光了，就贪婪地喝着，话也更多了，对我作着种种可笑的祝福，直到舌头僵硬了，依然喃喃不肯停止。

有时，当我在上学或是放学回家的时候，看见义父迎面走来。在我的小伙伴的队伍里，就有人嘲弄地喊将起来：

“××的亲爷来啦！”我的脸孔立刻羞红了，我的小伙伴分明是讥讽我有这么一个褴褛如乞丐的义父。这是很伤害我的自尊心的，我几乎要哭出来。可是义父走近了，他亲切地拉开难看的笑脸，老远就喊着我的名字。我简直想钻到地底下去。在那一刻，我几乎是不高兴到近于愤怒的。自然，我做出一种不愉快的表情，既不答应他，也不看他一眼。

是不是他也注意到我的神情呢？不知道，也没有去顾忌。他的褴褛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至于我的冷淡会不会伤害到他的自尊心呢？我那时是一个小孩子，我的无知不允许我去思索那样深奥的问题。

终于我做出了一件非常使他伤心的事情。有一次，大概

是学校放假的日子，我混在牧童队伍里牵牛割草，到了那庙里。刚刚庙门开着，看庙的义父却不在，他一定在庙后掘地；我走进去，大概是出于破除迷信的动机吧，用草刀把一个佛像的脑袋砍掉了，还挖掉另一个佛像的眼睛。不待说，这事情立刻给义父发觉了。第二天，他泪流满面地跑到我家里来，跪在老祖母面前，磕头哭诉了一遍，要求老祖母重新修塑回去。为了这事，我受到老祖母和母亲一顿狠狠的责骂。但最使我感到意外的，还是义父那种如丧考妣的伤心模样；我不懂庙里那几尊颀颀好笑的佛像对他有什么用处，能给他什么安慰。不过，我是真正地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错事了，暗自内疚了很久，不敢再见义父的面——不是为了他的褴褛，而是由于自己的过错。

当年秋天，我患了一场重病，别人都说是佛爷的报应，老祖母急忙到庙里去许愿；尤其是义父，简直是慌乱了，他天天跑到我家里来，跪在我床前，喃喃地为我祈祷着，他的脸上流满了眼泪。我这才知道，他不仅仅爱那些佛像，也爱着我。但他自己呢？他受够了不幸，尝尽了辛酸，究竟有什么人爱他，关心他？

人世间是怎样的不公平啊！

不久我病好了，重新到学校里去。那两尊佛像已经修塑好了，义父每天都在佛像前面烧香念佛，有时放学之后，他更要我一起跪在佛像前面祈求饶恕。我十分顺从地照做了。我觉得应该顺从的不是佛像的权威，而是义父的虔诚。

半年之后，我就离开家庭，到外面去读书了；最初是县城里的高小和初中，后来是省城里的高中和更远的北方故都的大学。在这些年岁里，我很少回家乡去。如象一只安徒生

童话里的丑小鸭，在更广大更复杂的世界里碰撞磨练，我几乎忘记自己的童年了。有时偶尔想起家乡，在那一群朴质而善良的脸孔里面，有一张很显明的，就是我那义父。

有一次我回家乡去，第二天大清早，还没有起床，义父就来了。他在帘子外面徘徊着，张望着，却不敢走进房来，直到我大声询问外面是什么人时，才听到一声颤抖而畏缩的答应。我听出那是义父的声音，就连忙下床来，请他进门就座。我看见他那一刹那间，使我惊讶不置的，不是他的畏缩踌躇，而是他的衰老和褴褛。他原来就是衰老和褴褛的，现在更衰老和褴褛了，完全变成一个乞丐了，而且是最贫穷的乞丐。

“在外面做大官啊！”他说，声音很模糊，歪嘴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我怎么来回答他呢？我怔着，说不出话。但我看见他的眼眶旁边的皱纹变成湿润了，他流出眼泪来了。在临走的时候，我取了些钱给他，说是送他买酒喝的，他摇摇头，不肯收受，却十分意外地竟然歔歔了起来。

他走后，人家告诉我，说这个孤凄的老人现在是更加可怜了，经常挨饿，没有饭吃。因为老了，不能耕种，也不能使用斧头锯刨给别人修理猪圈牛栏了，所得的施舍自然也大不如前。离开家乡之前，我特地到西竺庵里去探望了他一次。寺庙更破旧了，后面那棵高耸挺拔的冬青树也已经枯死，首先给我一种凄凉的感觉。走进庙去，看见义父蜷伏在庙角一堆稻草上面，模样如一条病狗。大概是睡着了，他并不动弹，甚至我轻轻呼唤他，也不答应。那是夏天，他裸露着枯柴一般的上身，却躺在稻草上面，让一群苍蝇围集着

他，仿佛他已经完全失掉了知觉。

我没有惊动他，就悄悄地退出身来了。我觉得还是不要去惊动他的好。在这世界上，他完全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一无所有，现在他老了，他的生命也将不再归他所有了，我去惊动他做什么呢？象他这样的人，承受别人的损害，代替别人承受损害，他生命的存在对他自己能有什么用处呢？

果然，在我那次离开家乡不久，就接到家里的信，说在一个深秋的夜里，义父静静地把生命交给死亡。他在什么时候死的？他死的时候曾经有过什么言语？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关心。这于他将是一种幸福吧，我想。因为象他那样的人，只能有这样的死才是合适的，因为他再不能受人怜悯了。

1939年 下静岩

私塾师

我最初的启蒙，是一所私塾式的国民学校。这所学校设置在一个叫西竺庵的古庙里面，名称虽叫做小学，实际却完全是一所私塾。那里面的一切施教办法，都按照一般旧式私塾的成规，例如每天上学和放学时，都得向设在前殿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跪拜一次。原先那里的校长和教师，全由我父亲一人兼任；后来父亲把教师的职务辞卸掉了，来代替的，是一位前清的老童生。

这位新老师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面目的丑陋和身材的矮瘦。他的眼睛出奇地细小，里面滚转着一颗黄豆大的瞳仁。鼻子显得分外尖削，嘴角边还生着一撮稀疏的黄须。因为年纪大了，腰背也就十分伛偻，仿佛永远俯屈着身子。看到他，很容易使你联想到一只胆小的鼯鼠。不过，外表虽然引不起人家的尊敬，据说他的文运倒是很亨通的，前清时曾经有过中秀才的希望；可惜由于时运不济，于落选两场之后，就永远失去了那个希望，因为接着就是康南海变法，废除八股，改作策论了。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他大病经年，只差没有送命。民国以来，他也曾一度在县城里坐蒙，据说很受东家的欢迎，给自己赚得不小的声誉。但有什么办法呢？在他的一生里，如果说也曾经有过黄金时代，那么它早